

西沔全集

西涯全集

西滙全集卷第三

門人

新津童 成都宋寶械 眉州劉鴻典 茲蠟 校刊

壽序

芳遠太翁壽序

今

天子御極之初特降

恩綸詔內外臣工皆得封贈其父祖而我芳遠先生以其子
介人官保寧儒學教授贈如其官元年四月封翁七十晉一

介人之交好及門下士謀所以壽翁者適余至閩中知余與
翁同里介人又夙從余游因乞余以文代祝竊謂頌禱之詞
意存夸飾封翁固今之德人也有得於中無待於外奚以詹
詹者爲可以無言而又不能不言則試舉一事而質言之可
乎今夫天之生人無紀極也人身以尺計人心則徑寸耳而
此徑寸中詭儵萬變其端緒之勞繁巧厯所不能推鬼神所
不能測要其附著而不可解者直可以一言概之夫亦曰利
而已矣天下有名利之兩途人但知謀利者之汨沒於利而
不知爲名者之無非爲利以余身之所值目之所接求其心

之一無繫累者千百中幾無一焉天下穰穰皆爲利往大都
相習相忘迷而不返而自有識者觀之則固事之重可太息
者矣介人成進士旣引見以知縣用旋改受校官而歸方是
時年裁三十許耳力非不强才亦非有所短而其家又非有
良田美池多牛足穀可無藉於一官也知縣一官校官亦一
官然一冷一熱其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天下有冷官而可以
致富者哉以彼易此聞者皆以爲失計卽余亦適適然驚謂
介人雖恬退如家有老親何旣而知介人之以彼易此者翁
實命之翁已於平時預誠之噫異矣恆情有子則喜有子能

讀書則大喜讀書成進士由進士得官則益不勝其喜況知縣一官有不待十年而立躋大位者翁獨不聞乎顧乃令其投閒置散局促於黌舍之旁破屋數椽寒薶一甕計其祿之所入曾不足以代耕又烏能以祿養而翁顧安之且若有所甚樂者此其心豈復有所繫累耶非實有所得而能然耶余故曰封翁者今之德人也而人或猶易之謂辭富居貧亦事之常似未足爲翁奇是大不然天下穰穰皆爲利往此猶老氏語耳我輩束髮受書卽讀論語聖人之言宜其廣大精微非尋常思議之所能到而論語中之諄諄於富貴貧賤者乃

不一而足夫豈卑之無甚高論歟亦見夫人心之壞人品之
汙率由於貪得躁進故大聲急呼不覺其往復丁寧而有所
不能已也世人溺於習俗高視聖賢反舉聖賢之所視以爲
難者忽以爲易抑烏知至常者之卽爲至奇也乎以翁之不
汲汲於富貴若在聖門當卽原憲季路之流亞矣則亦烏得
而易之余知翁之實有所得故卽此一事而質言之且暢言
之至於好學不倦樂善不厭皆其德之與年俱進者顧略而
不道非略也舉其本足以賅其末耳或謂以文代祝究須祝
詞夫人心至於一無繫累其天懷之澹定可知也德之符也

壽之徵也此卽頌矣禱矣而豈別有善頌善禱者哉若以夸飾爲工恐非翁之所樂聞而余亦遜謝不敏故雖暢言之而必質言之也

靜亭軍門七秩壽序

自昔以軼羣之才膺閫外之寄從容籌畫動協機宜坐鎮則
刁斗無驚出征則崇朝奏績而又律躬嚴正秉操清廉因之
享隆名萃蕃祉如所謂大富貴亦壽考者其由來蓋非可以
倖致今乃於靜亭將軍見之將軍先世從

龍代以武功顯及將軍生而奇嶷風骨偉然旣以侍衛給奉
內廷洊升頭等侍衛

成皇帝覘其才略足以獨當一面因以潼關協鎮畀之將軍
蒞任之初申號令飭步武而軍容爲之一新其部署精詳一

若駕輕車而就熟路者嗣

特授正定總兵旋移節來鎮川東川省凡四鎮其夙稱繁難者要以松潘爲最松潘者古翼針地也四塞重阻番民錯雜控制巡防非長才恒不足以勝之於是大府奏請由川東鎮改調松潘鎮數年之內屢署本省提督今上御極卽行實授

勅書有云爾在署任力求振作務期愼終如始勿負委任將軍忠忱素裕至是感激

天恩而圖報之忱益以自勵咸豐年夔巫戒嚴將軍於是

駕樓船下巴峽沿邊設備以防爲勦賊眾聞之頓息其窺伺之心不敢上竄蓋其先聲足以奪之矣未幾而有黔中之警時方駐師渝城聞報卽返施渡瀘而南方黔賊之變生倉卒也迭陷兩縣一廳直逼遵義人心惶惶郡垣危如累卵所望者川兵耳然疊嶂層巖俯臨絕壑加以冰凝雪沍飛度爲難將軍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古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正此時也遂分三道自居中路以爲左右策應計自合江進兵十餘捷而取温水又十餘捷而復桐梓仁懷兩城僅數十日耳而遵義之圍以解川疆之難以平是役也驅兵徑進不避

艱險並無所爲徘徊觀望可以見將軍之勇趨而蹙之則立
潰稍遼緩焉則糾結堅而蔓延益廣胸有成算虜情如在目
中可以見將軍之智天水一捷散其脅從者數萬人而此數
萬人之命胥於刀頭活之可以見將軍之仁至於所過各州
縣凡地方官餽贐率皆拒而不受此特其餘事耳然可以見
將軍之清而正當凱旋之日夫人於牙署仙逝旣接訃音猶
必馳赴貴筑與黔撫會商善後事宜又半載乃歸而將軍之
公而忘私國而忘家不又於此而見哉平生韜略之恢奇器
識之深遠非淺見者所能測然卽此一役而已可得其大凡

我

皇上之所謂勿負委任者洵乎其不負也已今年 月爲將

軍七十大慶同僚暨幕下諸君子以將軍年屆古稀精神矍
鑠有逾少年且自出鎮以來家政悉委之夫人兩公子克紹
家聲並供京職一門之內善氣凝薰固不但爲近時名將抑
且爲當代之完人因是翕然同聲願稱觴爲將軍壽將軍則
以時方多故謝不克當而諸君子末由申其愛戴之誠乃屬
余以文誌之嚮時進謁將軍覺和氣藹然如飲醇醪令人自
醉心傾者已非一日及播州一役於從征將士盡得其詳益

不勝欽佩之至竊謂壽者醕也將軍之壽固無量卽後此之
豐功偉烈亦方且無量炳炳烺烺必有以紀旂常之績生青
史之光者余文詎足爲將軍重哉亦惟是攄諸君子愛戴之
且淵猷代麥邱之祝云爾

寒輦前

陸下

厚庵太翁壽序

咸豐四年秋大旱入冬不雨至次年春仍不雨而仁壽之荒尤甚余由成都至陰溪旋由敖林場踰山而歸見緣山幾無寸草所有人家園圃瓜蔬俱絕未幾有人持錢至各鄉按戶賑給而一時之餓人慶更生焉人雖德之究不能舉其姓名余驟聞此事且驚且喜惜不識其爲何如人會門下士劉寶臣從自流井來乃知出於自流井諸君子而厚庵太翁其一也寶臣於太翁生平行事知之甚悉且言之甚詳余性伉爽然聞人一善輒佩服不忘至於力能濟人而慷慨樂施者則

尤不勝懽欣讚歎之至蓋以時至今日生齒日繁生計日蹙天下且靡靡然大亂亂者固窮民也而所以召亂者則皆天下之富貴人今之所爲貴人者無責焉耳矣至若鄉里富人苟好行其德則民命亦可藉以稍蘇禍猶不至於太甚且促夫樂施已難樂施而不自表暴至使人不能舉其姓名則尤難此余之所以未與太翁遇而心目中無在不有一太翁也且夫閱世生人閱人成世人未有不願爲福人者也但太平之世福多而禍少至於亂世則禍多而福少太平之世壽固爲福富更爲福至於亂世則盜賊縱橫其糜爛於鋒刃之下

而互相枕藉者無在無之是必康寧且必考終命得免於禍而後可以言福而世人但知求福不求免禍其不能免禍者往往卽以富之一字誤之富益求富自一身一家之外直漠然不以動念抑思人與己同屬天之所生己逸而人勞己樂而人苦不知有人是卽不知有天旣已獲罪於天天不得而宥之又孰從而祐之且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天理不容以一日息卽人心不能以一日亡人而敢爲盜賊其性疑與人殊然於稠人中有善人焉彼未嘗不聞而心折故古有過里門而相戒無犯者亦有猝然適值不忍以凶燄相加者人能